

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的认知构式语法探究

张 婧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3日

摘 要

英语中存在大量如“deafening silence”、“loud tie”等非常规形名组合, 其意义生成无法由传统的组合原则解释。本文以认知构式语法为理论框架, 聚焦此类非常规形名构式研究, 在反思传统“压制”说基础上, 采用构式与词项双向互动的动态压制观, 进而探讨其形成的深层认知机制, 分析概念凸显与背景知识及隐喻、转喻在意义构建中的核心作用。研究发现, 非常规形名构式并非语言的特例或反常现象, 而是形名构式所提供的抽象语义框架与具体词项的丰富概念结构动态互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 构式为整个组合的语义解释提供了框架和引导, 词项的“内因”即其语义潜能是构式得以构建非常规意义的关键, 概念的凸显转移则揭示了意义选择的心理基础, 而隐喻与转喻机制为意义的延伸和转移提供了路径。

关键词

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 认知构式语法, 压制, 认知构建, 凸显

A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Unconventional “Adjective + Noun”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Jing Zha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March 11, 2026; accepted: March 31, 2026; published: April 13, 2026

Abstract

Unconventional adjective-noun combinations, such as “deafening silence” and “loud tie”, are pervasive in English,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which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 This paper, grounded in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focuses on these unconventional “adjective + noun” constructions. It begins by adopting a

dynamic and interactive view of “coercion”, moving beyond the traditional one-way interpretation to emphasize a mutual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and lexical items.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the paper delves into the profound cognitiv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of such construction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core role of concept profiling, base knowledge,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non-conventional adjective-noun constructions are not linguistic anomalies, but rather systematic products of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bstract semantic frame provided by the “ADJ + N” construction and the rich conceptual structures of specific lexical items. In this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provides the guiding framework for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tire combination. The “internal cause” of lexical items, that is, their semantic potential, is key to the construction’s successful generation of unconventional meaning. The shift in conceptual salience, in turn, reveals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meaning selection, while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 mechanisms offer the pathways for such extension and transfer of meaning.

Keywords

English Unconventional Adjective-Noun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Coercion, Cognitive Construction, Profil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形容词与名词的组合(形名组合)是语言中构建名词短语最基本的形式之一, 语义上可分为常规与非常规两类。常规组合如“a tall building”的意义基本遵循弗雷格(Frege)的“组合原则”(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 即整体意义是其组成部分意义的简单总和, 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1]。而语言实践中充斥着大量更为复杂的非常规形名组合, 其意义远非简单的线性叠加。例如, 在“deafening silence”等这类矛盾修辞法(oxymoron)中, 形容词和名词在字面上存在语义冲突; 在“loud tie”中, 听觉形容词被用于修饰视觉对象; 而在“sad letter”中, 情感形容词修饰的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这些组合的意义显然无法通过其组成部分的字面意义直接推导, 它们的存在对传统的、以形式句法和组合原则为核心的语言理论构成了挑战。传统语法往往将这类现象归为修辞手法、固定搭配或语言例外, 缺乏一个统一且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来阐明其生成的系统性规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 尤其是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发展, 为研究此类语言现象提供了新视角。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本身即是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体, 语言知识是一个由构式组成的网络, 而句子的整体意义是构式意义与词项意义互动整合的结果。在此框架下, 非常规形名组合不再是孤立的“特例”, 而是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形名构式的具体实例化。其非常规意义的产生, 正是在构式所提供的语义框架下, 词项意义通过复杂的认知运算而动态构建(cognitive construal)的过程。

基于此, 本文以认知构式语法为理论支撑, 摒弃传统单向压制的解读, 立足双向动态互动的压制观, 针对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的语义生成问题展开剖析, 旨在构建一个用于解释此类形名语义冲突现象的精细化认知解释模型, 以弥补传统理论对该类语言现象解释力不足的缺陷。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如下: 1) 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的意义构建遵循何种认知路径? 2) 在这一过程中, 构式与词项的动态互动具体如何实现? 3) 该构式形成的深层认知机制如概念凸显、隐喻转喻如何协同作用?

2. 认知构式语法与“压制”说的再思考

2.1. 认知构式语法的核心理念

认知构式语法(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是认知语言学下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与生成语法等形式主义流派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认为语言代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语法非自治,语法语义不可分离;语言单位是形义组合体,是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s),即构式(construction) [2]。无论语言形式层级高低,只要整体意义无法完全由组成部分预测,或出现频率足够高,均可视为构式[3]。从这个角度来看,英语非常规形名组合这一结构自然符合构式表征的特点。

Goldberg 将构式定义为“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体”,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构式是意义的载体。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于词项的“构式意义”(constructional meaning)。例如,英语双及物构式[Subj V Obj1 Obj2]就具有“X 导致 Y 拥有 Z”的抽象意义。第二,语言知识是一个由构式组成的网络。从词素、词、短语到完整的句子结构,都存在着不同抽象层次的构式。这些构式通过继承(inheritance)、类比(analogy)等关系构成一个结构化的知识网络。第三,句子的整体意义是构式意义与词项意义互动整合的结果。句子的参与者角色既要满足构式的论元角色要求,也要满足动词的语义角色要求。当二者不完全匹配时就会发生复杂的互动,其中一种重要的互动方式便是“压制”。

2.2. 作为互动机制的“压制”

“压制”(coercion)是构式语法中用以解释词汇与构式语义冲突或不匹配现象的核心概念之一。Goldberg 最初将其描述为构式对词项意义的强制性影响:“只有当构式需要一个特定解读而特定词项又不能独立表示该解读时,压制才有可能发生。如果出现在构式中的词项可以被构式压制接受一个虽不同但却相关联的解读,那么整个表达式就被判定为合乎语法” [4]。例如,不及物动词“sneeze”本身不带宾语,但当它被“压制”进入及物构式[Subj V Obj]中时,便产生了例(1)这样的句子,其意义被解读为“使役-位移”。

(1) 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2) ?He thought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然而,将“压制”理解为构式对词项的单向、强制性改变,似乎过于简化了语言事实的复杂性。正如陆俭明教授所指出,这种观点忽视了词项本身所起的关键作用,他认为“词项内因作用”至关重要,这种内因不仅包括“词项本身的意义的某方面的特征”,也包括“词项所指事物在社会心理上所具有的某些典型特征” [5]。事实上,并非任何词项都能被任意构式“压制”。“sneeze”可以被压制出“使役”义,是因为“打喷嚏”这一生理行为本身就蕴含着气流的有力喷出,具有产生位移的物理潜能。而一个缺乏这种潜能的动词如例(2)中的“think”,就很难被压制出同样的意义。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压制”。王寅提出了“词汇压制”的观点,认为词项同样可以影响构式,二者之间是“构式压制和互动”的关系[6]。例如,在汉语“被自愿”结构中,“自愿”的词汇意义改变了被动构式的意义,从而表达反讽[7]。施春宏提出在构式“招聘”和组构成分“求职”的互动过程中存在“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 [8]。Shi 也指出,词项的语义特征也对压制的方向和结果有制约作用,即压制机制并非单向的——词汇意义也能塑造构式意义[9]。

综上,本文采纳动态、互动的“压制”观。我们认为,“压制”并非构式对词项的单向强制,而是构式所提供的语义框架(semantic frame)与词项自身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之间的一种动态协商与匹配过程。构式的作用在于激活(activate)和凸显(profile)词项概念库中某个原本处于背景(base)的语义侧面,

而词项能否被成功“压制”，取决于其概念库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可以被激活和凸显的“语义潜能”。整个过程遵循“语义和谐”(semantic harmony)的原则，最终达成一个连贯、可解的整体意义。这一理论视角将为我们分析非常规形名构式提供坚实的基础。

3. 英语形名构式的研究

Quirk 等在其经典英语语法专著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中为英语形容词确立出以下四个句法典型特征[10]。这四点又被 Crystal [11] 视作关于形容词的普通语言学标准定义[12]: 1) 可前置修饰名词作定语; 2) 可充当主语补语和宾语补语; 3) 可被程度副词修饰; 4) 可用于比较级和最高级结构。其中, 作定语修饰名词是形容词最典型的语法特征。

在英语中, 形容词和名词的组合(形 - 名结构)是构建名词短语最基本、最常见的方式之一。随着认知语言学这一研究范式的不断发展, 突破传统语法视角来研究形名结构的研究不断涌现。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中, 概念实体可区分为关联体(relational entity)和非关联体(non-relational entity)。前者预设另外物体的存在, 因此为依存体; 而后者为不依存他物的自主体。而在形 - 名结构中, 形容词就是依存体, 名词则为自主体[13]。上述两物体在组合过程中会产生局域激活(zone activation), 而局域激活是转喻的特殊形式之一。张建理曾运用 Croft & Cruse 提出的动态识解法(Dynamic Construal Approach)将英语形容词 - 名词结构的概念联结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原义 - 初义 - 洽义: 原义阶段词项述义静态默认, 初义阶段产生局域激活, 洽义阶段形成合成义[14]。曾冬梅等同样从构式语法角度分析了汉英形容词与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 指出英语形容词作定语有“AP+N”(无标记)和“N+AP”(有标记)两种语序, 后者结构更复杂[15]。

英语形名构式中, 常规与非常规构式存在显著差异: 常规构式如“a red apple”等形义直接匹配, 意义为成分原型义叠加, 无需压制, 认知难度低、语义可预测, 符合组合原则; 非常规构式如“deafening silence”等存在形义冲突, 意义需通过语义调整整合获得, 依赖构式与词项的双向压制, 认知负荷高, 需借助隐喻、转喻等在线推理, 语义可预测度低。本文重点研究此类语义非简单叠加、成分语义产生冲突的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

4. 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建构的认知机制

4.1. 构式意义的主导与框架提供作用

构式语法理论的核心贡献之一, 就是确立了构式意义的独立地位。在认知构式语法框架下, 英语“形容词 + 名词”(ADJ + N)构式的构式意义的核心是通过形容词(ADJ)为名词(N)所指称的实体/概念(Entity/Concept)提供特定属性(Attribute)的限定、描述或关联, 从而缩小名词的指称范围、丰富其认知内涵, 形成“属性 - 实体/概念”的语义关联体。

在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当中, 正是“ADJ+N”构式作为一个整体, 强制听话人/读者去寻找一种能够将形容词和名词的冲突语义进行整合的合理解读路径, 而不是简单地判定其为“错误”组合。构式成为了一个语义生成的“熔炉”, 迫使内部成分在更高层次上达成和谐。构式压制不是粗暴地删除意义, 而是一种“激活”与“引导”。它引导认知主体去探索词汇概念基体中的非核心区域, 去激活潜藏的隐喻和转喻路径。如“loud tie”中, 听觉域的形容词“loud”与视觉域的视觉实体名词“tie”组合在一起, 具有明显的语义冲突, 从而引发了构式压制, 使得形容词“loud”压制了其“声音”属性而将其“高强度、引人注目、甚至令人不悦”的特征投射到名词“tie”的视觉外观上。因此, “a loud tie”指一条颜色过于鲜艳、图案过于花哨、引人注目到有些俗气的领带。同时这也是一种特殊的隐喻即通感(synesthesia)——感觉通道之间的映射, 此处发生了从听觉域到视觉域的映射。

构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 使得看似“非法”的语义组合得以“合法化”, 并最终生成新颖的表达

效果。这正是语言创造性的核心体现：在遵守既定语法规则(构式框架)的同时，通过认知操作突破词汇的常规语义限制，从而拓展语言的表达边界。

4.2. 动态互动的“压制”与语义和谐

构式与词项并非单向强制关系，而更像是一种“协同合作”(synergy)或“协商”(negotiation)的关系。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中的压制是自上而下、由外向内的“构式压制”和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词汇压制”结合的动态双向互动机制。

许萌、王文斌在分析英语非常规单宾构式时，将压制分为“外部压制”与“内部压制”[16]，这一分类同样适用于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的分析。外部压制即构式压制，其本质是构式为词项提供“框架”，引导词项选择合适的语义特征；而内部压制指构式内部词项(形容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互动与调整，可进一步分为“单向内部压制”与“双向内部压制”。单向内部压制即一方词项主导语义调整，另一方被动适配。在英语形名构式中，形容词为依存体，名词为主体，意义组合过程中主要由形容词的特性激活名词的概念局域，引导其侧义凸显，如“sweet sorrow”中，“sweet”的“愉悦”特征迫使“sorrow”凸显“悲中带甜”的维度。而双向内部压制中形容词与名词均主导语义调整，形成相互适配。如“deafening silence”中，“deafening”压制“silence”凸显“令人窒息的寂静”，“silence”削弱“deafening”的“震耳”义，强调心理上的强烈冲击，生成“虽静犹响”的效果；“living death”也属此类，二者相互压制，共同生成“虽生犹死”的意义。

动态互动的压制观突破了传统单向压制观的局限，将构式与词项视为平等的互动主体，强调词项内因、双向互动与语义和谐的重要性。本研究对于这类组合的解读过程，也诠释了构式语法的核心思想：意义并非由下至上(bottom-up)的简单叠加[17]，而是一个自上而下(top-down)的构式压力与自下而上的词汇信息相互协商、动态互动的过程。

4.3. 概念凸显与背景知识的心理基础角色

认知语法中的“凸显/背景”(profile/base)理论[18]为我们理解意义的选择和构建提供了微观的心理基础。该理论认为，任何词汇的意义都包含“凸显”(该词所直接指代的结构)和一个作为其理解背景的“概念基础”。例如，“letter”的凸显是“信件”这个物理实体，但其概念基础则是一个庞大的知识框架，包含了书写、邮寄、阅读、信件内容、情感传递等一系列相关事件和知识。在常规组合“a white letter”中，形容词“white”直接修饰被凸显的实体“信”。而在非常规组合“a sad letter”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由于“sad”无法直接修饰被凸显的物理实体，形名构式便促使听话人将注意力的焦点从“凸显”转移到广阔的“概念基础”中去搜寻一个匹配点，即“情感传递”。这一过程即“凸显转移”(profile shift)，它是实现非常规解读的关键一步。这也体现了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在语言理解中的重要性——我们能理解“sad letter”，源于社会文化知识告知我们信件作为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可传递情感。对非常规形名组合的理解，离不开这些储存在词项概念背景中的、源于生活经验的知识。

认知语言学基于体验哲学，强调意义根植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和文化经验[19]。我们对“letter”的理解，离不开与之互动的所有经验，正是这些经验构成了其丰富的概念基础。因此，所谓的“压制”，在微观层面可以看作是构式引导下的凸显转移过程。构式激活词汇概念基础中原本处于背景的语义潜能，使其成为修饰对象，词项能否被压制，取决于其是否具备这样的语义潜能。

4.4. 概念隐喻与转喻作为意义延伸的桥梁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20]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之一。

该理论指出, 隐喻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 即通过一个相对熟悉、具体的概念域(源域, source domain)来理解另一个相对陌生、抽象的概念域(目标域, target domain)。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则是另一种核心的认知机制, 是在同一认知域内部的概念联想: 一个概念实体(conceptual entity)即载体(vehicle), 在同一认知域或理想化认知模型(ICM,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内对另一个概念实体即目标(target)进行心理联想[21]。转喻关系基于相邻性(contiguity)或者概念上的临近性(conceptual proximity) [22], 通常是“部分代整体”(PART FOR WHOLE)、“生产者代产品”(PRODUCER FOR PRODUCT)、“容器代内容”(CONTAINER FOR CONTENT)等。

在非常规形名构式的解读中, 隐喻和转喻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隐喻是实现“认知跨界”的主要桥梁。当形名成分分属不同认知域且意义冲突时, 概念隐喻提供了一条跨域映射的通道。例如, 对于 heavy silence (沉重的沉默)的理解依赖于“EMOTIONAL PRESSURE IS PHYSICAL WEIGHT”(情感压力是物理重量)这一隐喻映射。转喻则通过突显名词概念基体中的某个关联属性来解决语义冲突。例如, 在“a sad letter”中, “sad”在这里做定语描述的并非无生命的“letter”本身, 而是信件内容作用于读者(或源于作者)所引发的情感反应。这里的转喻关系是“刺激物转喻其引发的反应”(STIMULUS FOR REACTION)。“letter”作为刺激物, 可能转喻了“阅读信件并感到悲伤”这一完整事件中产生的反应。林忠在讨论定语的实质时也指出, 很多定语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描摹, 还包含了复杂的逻辑和情态关系[23]。许多学者如 Barcelona [24]、Panther & Radden [25]等都指出, 隐喻和转喻是语言意义延伸和创造新意义的根本途径。它们并非孤立的修辞格, 而是深植于人类认知系统中的思维模式。

综合以上探讨, 可整合出如图 1 所示的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的认知建构模型, 该图清晰地揭示了该类构式的认知构建路径: 首先形容词和名词由于非常规组构如属性域冲突或语义矛盾而导致认知和语义上的冲突, 这种冲突和不匹配触发了压制的运作。在压制阶段, 构式和词项进行动态的互动, 形名构式作为框架引导语义整合方向; 词项内部也存在单向或双向的压制, 与构式压制同步动态进行, 塑造构式意义。同时概念凸显机制和隐喻转喻机制作为意义选择和延伸的路径, 促进注意焦点的转移和语义潜能的激活。最终意义得到了整合, 非常规英语形名构式整体达到了认知上可被接受的“语义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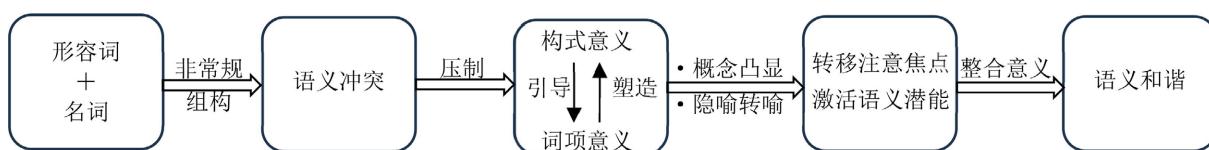


Figure 1. A cognitive construction model of unconventional “Adjective + Noun”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图 1. 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的认知建构模型

5. 结语

非常规形名组合的存在体现了语言的认知经济性原则(Principle of Cognitive Economy)和表达力需求(Expressive Demands)之间的平衡和兼顾。它们以凝练的形式传递了丰富微妙的意义, 并通过制造认知张力, 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和主观色彩, 是语言系统中高效的表达资源。本文基于认知构式语法, 结合典型实例分析了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中的意义建构路径、构式与词项的互动关系及深层认知机制,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 非常规形名组合并非“反常”的, 而是“ADJ + N”构式框架下语言创造性的体现, 是认知主体在特定语境中, 为了满足复杂表达需求而进行的有理据的认知操作的结果。第二, “ADJ + N”构式中构式与词项进行双向动态互动, 构式激活词项语义潜能, 词项做出响应, 遵循语义和谐律, 词项内因是意义构建的关键。第三, 其中概念凸显、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是语义重组和创新的关键, 植根于人类身体经验, 具有深刻的体认理据。

本研究以英语非常规形名构式为研究对象,立足双向互动压制观,厘清其从语义冲突到意义整合的完整逻辑,最终为不同类型的非常规形名组合如矛盾修辞、通感等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认知整合分析路径。同时也为同类非常规语言现象的认知机制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分析思路。总之,本研究验证了认知构式语法在解释复杂语言现象方面的有效性,并为深化对“压制”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来自非常规形名组合的分析支持。然而,本研究主要为基于典型案例的定性分析,未来可结合语料库开展量化研究,考察其使用频率与历时演变,开展跨语言对比,或通过心理语言学实验提供神经证据。这些都将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Cruse, A. (2000) *Meaning in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张建理, 刘琦. 同形异义句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41(6): 121-131.
- [3] Goldberg, A.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268511.001.0001>
- [4] 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陆俭明. 评说构式语法理论中的“压制”说[J]. 语言学论丛, 2022, 65(1): 5-16.
- [6] 王寅. 构式语法研究(上卷): 理论思考[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7] 王寅. “新被字构式”的词汇压制解析——对“被自愿”一类新表达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J]. 外国语, 2011, 34(3): 13-20.
- [8] 施春宏. “招聘”和“求职”: 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J]. 当代修辞学, 2014(2): 47-54.
- [9] Shi, Y. (2014)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Its Slot Filler: Construction and Lexicon Interactive Coercion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4, 115-126. <https://doi.org/10.6007/ijarbss/v4-i12/1332>
- [10]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and Svartvik, J.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gman Group Limited.
- [11] Crystal, D. (1997)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2] 石毓智, 白解红. 汉英形容词概念化的差别及其句法后果[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 22(6):77-82.
- [13] Croft, W. and Cruse, D.A.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3864>
- [14] 张建理. 英语形名结构的动态识解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39(2): 97-103+160.
- [15] 曾冬梅, 邓云华, 石毓智. 从汉英偏正结构看构式的设计原理[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 41(1): 43-48.
- [16] 许萌, 王文斌. 英语非常规单宾构式中压制的认知构建[J]. 外语研究, 2011(6): 24-28.
- [17] Croft, W.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8299554.001.0001>
- [18]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2): 82-89.
- [20]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1] Kövecses, Z. and Radden, G. (1998)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9, 37-78. <https://doi.org/10.1515/cogl.1998.9.1.37>
- [22] Evans, V. and Green, M.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23] 林忠. 定语句法实质: 英汉对比视角[J]. 外语学刊, 2016 (4): 89-93.
- [24] Barcelona, A. (2003)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De Gruyter Mouton.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894677>
- [25] Panther, K.U. and Radden, G. (1999)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hcp.4>